



第606期

巧合

□ 叶 辛

巧合的事，生活中常有。巧合得多了，听的人也就将信将疑了。故而在严谨的文学创作中，作家会有意识地回避巧合，也有点怕评论家们在评头论足时说一句“有刻意为之的雕凿之嫌”。

在写作中，我却时常研究巧合与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因为爱情关系中有巧合，悬疑小说中有巧合，甚至惊天动地的战争题材作品中也有巧合。如果创作得合情合理，这些偶然性极大的巧合真能起到紧紧抓住读者的作用。可生活中还有一种罕见的巧合，怎么分析、评判、推理都解释不了，那就是真正的巧合了。

那一年，儿子从中缅边境出境外景回家，在带回家的一箱子未洗的脏衣服中间，包裹着一块很重的山石。打开一看，这是一块云贵高原大山里时常能见到的黄褐色的普通石头，石头的正面是一幅天然形成的湖岸芦苇图，画面一般。我不由问他：这么重一块石头，你装箱子里从那么远的地方带回来，不嫌累吗？不料儿子说：你再看一眼啊！我凝神又看一眼，惊讶地几乎叫出声来，在黑色的芦苇丛空隙处，赫然显露出两个汉字：叶辛。

嗨，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以为是儿子为让我高兴，特意请剧组的美工有意识涂抹上去的。当即伸手去抚摸，儿子却说：是天然的。那天在中缅赶场的那条街上，一个同事先看到，叫住了我。我一看，当即把它买了下来。带回剧组，所有人都说是真石头。

我知道，一个剧组五六十号人呢，这么多人认定是真的，那就不会假。我问他：花了多少钱？300元。

我心里高兴，说：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背回来，远不止300元了，你说说我该奖励你多少钱？多少我都给。

儿子摇头说不要，只讲了一句：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巧了。要知道我对石头不感兴趣，都走过那堆石头了。同事看见大声喊住了我，这不是有点意思吗？

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从此这块石头就放在我家的客厅里，有老同学、老朋友到家里来，看见这块石头，都会啧啧称奇，伸手抚摸几下，掏出手机把石头拍下来。他们还提出疑问，自从《孽债》播出以后，你在西双版纳知名度也比较大，会不会是有人特地把石头粉碎了做过的。我笑了，说为了300块钱，还不至于兴师动众做一块假石头吧。

不过，事后，我也问了儿子，不料他说：不可能，卖石头的是个缅甸农民。

石头放在客厅里，总是要引出和石头有关的话题，于是，老伴把石头搬进了我的书房。

坐在写字台前，每当看到这块石头，我就会想到巧合与创作的关系。

（摘自2025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图片来自网络）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有趣更难

□ 张 欣

认识一个熟人，为人、性格啥的都挺好。由于早年做生意赚到一些钱估计是财富自由的，她的特色是交际甚广，喜欢旅游，全世界地玩，如果她突然发一张在肯尼亚看动物迁徙的照片都好正常。她还喜欢去参加那种高端冷门班，比如文物班寺庙班啥的，美食美物更是游走其中如鱼得水，照片琳琅满目九宫格放不下，她还挺大方经常请朋友吃饭。

唯一的毛病就是她非常无趣，三句话就聊不下去了。有时候我都难以相信她这么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会把人聊睡着。我原来以为是缘分问题，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提起她，朋友第一句话就是：她非常无趣啊。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觉得情绪价值重要但是没有含金量，就是嘘寒问暖多喝水啥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绪价值的门槛就是有趣，一个无趣的人是提供不出情绪价值的。尤其是在集体社恐的新时代，有趣的人不仅稀缺同时备受追捧，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

而且有趣这件事跟财富、见识、地位甚至看书都没什么关系，鸡汤体质的人也很难趣味横生。其中有看世界的角度差异。

说回我的熟人，我觉得她的问题第一还是不够真实，就是我们平时都会有点装也就是所谓的立人设，但如果装得特别彻底太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就会假，假人怎么可能有趣。第二就是不但不能假还要敢于自嘲就是对自己那些糗事不太在意，你看脱口秀节目火爆成那样，选手全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黑粉。第三凡事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这就不容易了，因为不是简单的抬扛而是别人想不到的角度。第四就是警惕沙化思维，什么是思维沙化，就是无论接触到任何事情最终都变成一片脑雾，记住凡事要走心，没有人敲黑板也会划重点。同样是去肯尼亚为什么别人的感受是奇遇连连充满刺激，自己却闷出个鸟来，就是你没有感受力嘛。

所以第五条是学习并且加强自身的感受力，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听一首歌，读一首诗，喝一次酒，吃一顿美食，看一场电影都可以让我们记住感动，难忘今宵，就是因为你有接受美好和感染的能力。

有时候有趣比有钱还要重要，因为人生实苦，永远都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无穷无尽。按部就班的忍耐是很折磨人的，有趣是幽默的基石，能化解掉部分苦难，是人生的止痛药。

而且有趣可以交到朋友，不要相信所谓智能可以称霸一切，高质量的朋友是你一生的财富。

（摘自2025年8月6日《新民晚报》）

如意术

□ 徐悟理

在工作、生活、写作、教育孩子以及人际交往中，我常遭遇不如意：有时源于自我期待未达，有时则是他人认为我做得不够好。这些不如意或来自内心标准，或来自外界反馈，最终都让我感到困扰。

以前，我总对这些状况耿耿于怀。只要事情偏离预期，情绪就会陷入低谷——要么在自我怀疑中消耗精力，要么将不满转向他人，整个人被负面情绪笼罩。后来渐渐明白，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人，学识、能力、认知都有局限。不如意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既然无法避免，又何必执着？即便今天克服了某个困难，明天新的挑战仍会如期而至。

人生哪能事事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这般想开之后，我便释然了——不如意来，任它来；不如意去，任它去。只要竭尽所能，做到问心无愧、尽力无悔便足矣。毕竟许多事非人力所能强求，若执意扭转，反成徒劳。

接纳不如意，方得真如意。心态变好，万事才有如意的可能。

（摘自2025年10月9日《新民晚报》）



看不见的美食

□ 岑 嵘

经济学家赖建成在其著作《经济史的趣味》中提到：“（民国时期）安徽绩溪的平常家庭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有人用木头雕成鱼放在菜盘内，夹菜时顺便碰一下木鱼，表示吃到了肉类。不知实情如何，但这已凄惨地显示了强烈的肉类饥渴症。”

这个习俗可能不止在安徽绩溪有，北方一些地区曾经也有过。一些当地人还会把面粉、葱花、姜丝等调成糊状炸熟后浇在木头鱼上面。这种“鱼”有时候是用来祭祖，有时候是用来待客。大家用筷子蘸一点这碗“鱼”的浇头“品尝”一下，露出满意的神情。此时鱼的美味存在于食客想象中。

这些事情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在不同生活状态下的人们很难想象彼此的食物，就像刘姥姥无法想象“茄鲞”这样的东西，只能说句“我的佛祖”。溥仪也无法想象老百姓的一日三餐，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说：“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堪称经典，但也有瑕疵。比如有一集里，贾母的餐桌正中放着一整只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道具组无法想象清朝贵族阶层的生活。全鸡全鸭恐怕连贾家的丫鬟们都没兴趣，掌管厨房的柳嫂子的曾经说过：“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例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同样，在第四十一回中，贾母问那些一寸来大的小饺子是什么馅，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道：“这会子油腻腻的，谁吃这个？”

对于吃，人们即便穷尽自己的想象，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山东吕剧《下陈州》中有这样一段唱词：“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忙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这段唱词后来常被相声演员拿来逗趣，事实上它诞生于民国时期逃荒的饥民中。

戏曲史家蒋星煜先生的著作《以戏代药》中记录了河南戏曲《关公辞曹》这样一个民间版本：“曹孟德在马上声嘶力竭，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走。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白面馒头夹腊肉你吃腻了，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搬蒜臼还把蒜汁捣，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我对你一片心苍天可表。”这些创作者不知道该有多饥饿。

面对饥饿，人们努力要维持一种想象的体面。据说幕府时期的一些潦倒的日本武士，即使几天没吃上饭，路过饭店时，还会叼着牙签装作吃饱了的样子。

“悠然地叼着牙签的武士”后来成了一句日本谚语，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打肿脸充胖子”。

克劳迪娅·罗敦是个美食作家，她1936年出生于埃及开罗。她在回忆家族史的时候说，她的祖父母总是虚张声势地在门阶上磨切肉刀，其实根本没有需要用刀切的肉类，烤肉只存在于邻居的想象中而已。

二战后的匈牙利，通货膨胀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食物短缺是家家户户面临的残酷现实，甚至有动物饲养员偷吃老虎的饲料。亚美利哥·陶特是匈牙利著名的雕刻家，他回忆说，有时他们一家子会坐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热闹地聚餐。周围的邻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邻居看不到的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将任何东西从汤锅中舀到汤盘里。如此表演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他们有食物吃，全家人如演哑剧般卖力地吃着那些看不到的食物。

食物不止是食物，有时它是地位，有时是权力，有时它还是想象。

（摘自2024年11月15日《杭州日报》）

紫气中的烟火

□ 迟子建

房子跟人一样，老了也会生皱纹。而历史往往就掩藏在那一幢幢老房子的褶皱里。

能够留存下来的老房子，大抵都是有着不凡凡世世的。要么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要的宫殿和城堡，要么是富甲天下的阔商的豪宅大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建筑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力和金钱是分不开的。宫殿上那些经过了千百年风雨、仍然无比灿烂的琉璃瓦，与被岁月风雨侵蚀后大批大批倒塌或歪斜了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居虽然温暖、朴拙，但它身上泥土的成分太多，等于是肉做成的，摧折也快。而宫殿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是由工匠们精心烧制、打磨和挑选的，耐用性强，所以说宫殿是由骨头筑就的。

我不喜欢阳光，而喜欢雨。阳光是人的铺路石，而雨是人的绊脚石。雨一来，街市中的人气就寥落了。这时候最适宜到老房子游览。

我在一个微雨的夏日午后走进沈阳故宫。雨丝时有时无，太阳若隐若现着。被忽明忽暗的天色和薄雾笼罩着的故宫，有点海市蜃楼的意味。

游人果然因为雨丝的落脚，少而又少。一座远离了人语的宫殿，就是一本干干净净打开的大书，可以激发人凭吊的情怀。

沈阳故宫也被称作“盛京皇宫”，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十年开始修建的宫殿，可惜他在定都沈阳后的第二年就晏驾归西了，留下的未完成的建筑，是由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建造的。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于一六三六年在此登基称帝，改国名为“大清”，所以这里也可称是大清的奠基地。

大政殿是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宫殿，远远望去，它很像公园里那些随处可见的八角亭。不过走到近前，当你的目光与南门两侧柱子上盘踞着的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龙相遇时，还是明白它终究不是寻常百姓可以驻足的亭子，仍然带着帝帝王君临天下的霸气。

沈阳故宫中，最让我动心的就是后宫，它其实就是皇太极的家。沿着石级向上，穿过高高的凤凰楼的楼阁，迎面即见皇太极和皇后的居所——清宁宫。

清宁宫的两侧是六座配宫，其中有四座是宸妃的寝宫。东侧靠北的是关雎宫，靠南的为衍庆宫。西侧靠北的是麟趾宫，靠南的则是永福宫。这四座宫中的皇妃都来自蒙古部落，其中宸妃和庄妃两姐妹尤为著名。

在这些建筑中，殿顶的琉璃瓦和檐下的彩绘呈现出别样的绚丽，居所里面却是布局简单：粗砺的锅灶、宽大的万字炕、古朴的屏风，看上去庄重朴素，体现了满族人传统的生活习俗。如果说正中的清宁宫是一位敦厚的男人的健壮的身躯的话，那么左右对称的皇妃寝宫就是这个男人张开的宽厚的双臂。他揽入怀中的，正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女人。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能像清太宗皇太极那样，身上既有英雄的传奇，又有爱情的传奇。

宸妃和庄妃这对姐妹是皇后哲哲的亲侄女，她们先后成为皇太极的皇妃。在这些人中，最为皇太极宠幸的，是关雎宫的宸妃海兰珠。海兰珠入宫的时候，她的妹妹庄妃已经跟着皇太极近十年了。皇太极对海兰珠无比钟情，所以后人喜欢用“后来者居上”来评价海兰珠。当宸妃生下皇子后，皇太极喜不自禁，大赦天下。然而好景不长，皇子出生后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宸妃受到打击，三年后终于一病不起，撒手离去。皇太极抚尸恸哭宸妃的佳话，可谓广为流传。

除了宸妃和庄妃，衍庆宫和麟趾宫中的两位皇妃也值得一提，她们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妻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被皇太极打败，逃至青海，郁郁而终。林丹汗死后，可谓众叛亲离，他的两个妻子先后归顺了皇太极，改嫁于他。这在当代来说都是“有辱门风”的事情，皇太极却默默接受了，这完全是出于社稷江山的考虑。看来即使是一个皇帝，他也不能完全爱己之所爱。

爱妃海兰珠的离去，使皇太极忧思沉沉，一年多以后，他端坐在清宁宫里，猝然倒下。我想他最后看到的情景，一定是关雎宫冷落的门庭。

皇太极走后，庄妃与皇太极所生的皇九子、六岁的福临即位，庄妃为了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可谓殚精竭虑。清入关以后，都城迁至紫禁城。顺治帝二十四岁早逝，庄妃又开始辅佐她的孙儿玄烨，也就是日后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康熙大帝。所以庄妃的一生，跟皇太极的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宸妃领受了皇太极最深厚的爱，但她像露水一样一闪即逝了。而被爱冷落的庄妃，却在日后使两个皇帝成就了霸业。流连在永福宫里，我似乎能感受到年轻的庄妃的气息，她的气息是沉凝的，她的叹息也一定是浑厚的。我在清宁宫的后面，看到了宫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座烟囱。它底阔顶尖，笔直向上。两百多年前，清宁宫中的烟火就是从这里袅袅漫出的。先前我曾在宫里见过乾隆御书的“紫气东来”匾，我想真正的紫气就是从这座烟囱中升起的烟火，它虽然消散了，但在它的周围，后世的人间烟火，却仍然丝丝缕缕、团团簇簇地升起来，生生不息！

我听见了雨滴从那皱纹重重的清宁宫的飞檐下滑落的声音，那么的曼妙，带着股旧时代迷离的音色，仿佛在为一逝的烟火，声声唱着挽歌。

（摘自《也是冬天，也是春天》中信出版社出版）